

探寻西华盘古女娲创世文化(四)

## 仰望“山之头”:那一群筑梦人

□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记者 董雪丹 李伟 张猛 姬慧洋 文/图

在西华这片古老又神秘的土地上探寻盘古女娲创世文化,自然少不了拜谒昆山女娲宫。这座宫殿位于西华县昆山办事处山子头村,因为传说这里是女娲的居住地,所以女娲宫在西华人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2018 年元旦前夕,我们驱车前往,进入山子头村后一路西行直至尽头,女娲宫就赫然于眼前了。待记者在宫门前站定,不经意回望来路,竟发现眼前是一条坡度明显的下坡路。见记者诧异,一旁的村民笑着说:“山子头嘛,就是说这里是山岭的头儿,女娲宫就在最顶上。”

昆山,原来叫“盘古山”“乾坤山”。相传,这里是盘古开天辟地时最早形成的一座山,女娲当年就住在这里,并在此登上山顶,取山上五色石头,炼五彩石以补苍天。因为是最早的山,昆山又被称为“山之头”。据说,早在商朝,这里就建起了盘古女娲宫;唐朝,这里又修建了女娲祠、福先寺等,香火旺盛。传说也好、历史也罢,这里的确是平原地带少见的高地。附近一带地名多带“岗”字,山子头村又谐音“山之头”,似乎都在印证着这里“山岭之首”的地位。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盘古女娲有着虔诚信仰的村民、香客自发捐款捐物,在山子头村陆续修建起昆山女娲宫、娲皇圣宫宝殿、人祖殿等 11 座大殿,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让梦想照进现实的筑梦人。

**赵俊明:不能让信仰断了“香火”**  
赵俊明就是最早自发建殿的山子头村村民之一。

今年 64 岁的赵俊明个头不高,朴实,却很健谈。站在昆山女娲宫前,赵俊明讲起了他与盘古女娲、与这座一辈子跟他解不开牵绊的昆山女娲宫的故事。“西华人都知道自己是娲城人,从小就听着盘古女娲的故事长大,特别是我们山子头的村民,因为世代居住的地方叫昆山,我们更是女娲娘娘的后人。”听老一辈人说,他们这里自古就有祭拜盘古女娲的传统。早在商代,祖先就在那里建立宫殿祭拜盘古女娲,唐代还修建有女娲祠。1938 年,水漫西华,庙倒屋塌,传承了千年的香火也因为村民的迁徙而暂时熄灭。几年后,村民陆续回迁,尽管没了庙宇宫殿,但这里的信仰和香火还是慢慢被接续起来。没有香台,村民们就把祭品放在地上;没有庙宇,他们就在原来的大



殿遗址附近跪地祭拜。

正是这种刻入骨髓的质朴信仰,让包括赵俊明在内的山子头村民萌发了重新修建盘古女娲大殿的念头。1993 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王俊山和村民张春荣带头自发修建昆山女娲宫主殿。他们把大殿地址选在山子头村中心位置,据老一辈人说汉代女娲行宫曾修建于此。由于种种原因,大殿殿墙修建至近 1 米处停工。后来,赵俊山主动接手大殿后续工程,历经 3 年时间,大殿落成。修建完毕的昆山女娲宫主殿有 5 间屋子那么大,屋顶设有双层屋檐,屋檐四角高高挑起。殿内供奉 3 尊女娲塑像,分别代表女娲娘娘在民众心中的 3 种形象:有手持五彩石做托举状的补天形象,有怀抱稚子的造人形象,还有端坐大殿正中处理事物的执政形象。在山子头村民心里,女娲娘娘不仅仅是补天造人的创世者,同时也是救世者和治世者。

站在殿内祭拜的“善童”(民间称呼,

即虔诚的香客)张新兰以她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赵俊明的话。今年 75 岁的张新兰是西华县红花镇人,她经常到昆山女娲宫祭拜女娲娘娘。“我记得很清楚,1993 年阴历三月初九昆山女娲宫大殿奠基。当天我在现场,我们这些‘善童’自发捐款捐物,我还专门从家里拿木料过来捐到殿里。”张新兰说。  
**张立凡:余生我都将守在这里**  
站在昆山女娲宫前向南看,一座高大宏伟的建筑映入记者眼帘,由于它坐北朝南,我们只能看到它的背影。赵俊明告诉我们,那栋建筑也是一座敬奉女娲娘娘的大殿,叫做娲皇圣宫大殿。它是由一名女香客自发捐资修建的,这座气派的大殿从无到有、从小及大,整整用了十几年时间,花费近千万元。

在通往娲皇圣宫大殿的台阶处,记者见到了出资修建者——47 岁的张立凡。她身穿长及脚踝的黑色羽绒服,搭配一条纯白色围巾,显得干练利索。“我娘

家是扶沟的,嫁到西华以后,我经常听朋友、邻居讲起盘古女娲的创世神话故事。我觉得盘古祖神、女娲娘娘不仅仅是神,更是劳动者的化身,他们奉献自我、恩泽众生的精神让我感动。”张立凡说。  
2004 年,张立凡第一次来到山子头村,当时娲皇圣宫大殿所处的位置还是一个深约 3 米的旱坑,里面有很多直径几十厘米的大树根。“或许是长久以来对盘古女娲的敬仰,我心里已经种下了一颗虔诚的种子,看到这个大坑我竟然有种说不出的放松和平静。”回忆起往事,张立凡笑着说。

2005 年,34 岁的张立凡决定在山子头村建一座祭拜女娲娘娘的大殿。这件事在山子头村和张立凡家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村民们觉得这个女人“说大话”,家里人则认为她“魔怔”了。“因为我年轻,香客们都不相信我,觉得我是说着玩的,村民们也不相信我能以一己之力建成大殿。但是我知道我能行,我下半辈子要做

探寻西华盘古女娲创世文化(五)

## 追溯习阳城:故城故国的记忆

□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记者 董雪丹 李伟 张猛 姬慧洋 文/图

习阳城,古地名。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有云:“颍水,又东过西华县北……县北有习阳城……又南过阳阳县北……又东南过南顿县北,水从西来流注之。”现在的西华县及周边地图上,已找不到“习阳”二字。而据民间流传,古时的习阳城就在今西华县城西北约 5 公里的黄桥乡后石羊行政村,这里,也是盘古化神升天的地方。

**一尊驮碑麒麟**  
1 月 11 日上午,踩着尚未化尽的积雪,记者来到后石羊行政村。正是农闲时节,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村民坐在一起晒暖儿聊天。得知记者来访意图,热心的村民带着我们来到位于村庄东北角的盘古女娲庙。“听老一辈人说,我们这里古时候叫习(“习”的繁体字)阳城。‘习’字上面是羽毛,下面是日头,意思就是说盘古祖神在这里羽化修仙,飞升上天。”79 岁的村民谢海云向记者介绍。据他讲,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就有盘古女娲庙,庙里仅负责洒扫的和尚就有 100 多名。

现在的盘古女娲庙是村民自发修建的,大殿也只是几间砖瓦房。大殿后墙上张贴着盘古女娲画像,香案上摆放着供果和香炉,香案前的地上摆放着跪垫。73 岁的许秀兰是看庙人,从她家到庙里步行只需 5 分钟,但她一般都住在庙里。“俺这里的人都敬奉盘古祖神和石姑娘。石姑娘就是女娲娘娘,传说她造人后被盘古接走升天,在俺这里留下一尊石像,老百姓们经常来祭拜。这庙是我们自己出资建的,让我看看,说明大家信得过我,所以我一定得看好。有人来祭拜,我也得招待好。”许秀兰认真地说。

相较于稍显简陋的大殿,殿前一尊颇有年头的驮碑麒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尊驮碑麒麟破损严重,背上的碑已经没了踪影,只留下深深的碑槽。  
问其来历,谢海云指着村南边的学校说:“这个宝贝是从那边挪过来的。听老一辈人讲,原来的盘古女娲庙就在那边,庙里有宽敞的盘古大殿和其他偏殿,这麒麟原来就在大殿前的空地上,身上还驮着碑。”谢海云说,除了盘古女娲庙,古时的习阳城还有很多供奉其他神灵的寺庙,但都没有盘古女娲庙规模大。他记事的时候,村里就只剩下盘古



大殿了,周围几个村的孩子都是在大殿里上的小学。那时,大殿里还有一尊铁质盘古神像和一尊女娲石像。后来,盘古大殿被损毁。直到几年前,村民才在大殿附近挖出了这尊驮碑麒麟。有村民向记者介绍,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杨焕成曾对此麒麟进行考证,称它应该是宋元时期的文物。

**一段夯土城墙**  
除了驮碑麒麟,现在的盘古升天殿前还有两块清代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依稀能够看到“習阳集长山寨……清光绪十三年”的字样。“这块碑几十年前就被取土造坯的村民挖了出来,但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的价值,几十年来一直都被它当做井盖压在村西头的一口枯井上。直到近几年我研究后石羊行政村村史时才发现它的价值,就赶紧找人把它立在大殿前。”后石羊行政村党支部原书记王涛告诉记者。

听王涛说起习阳集,一旁的村民接过了话茬。“俺这里很早以前叫习阳城,

再后来叫习阳集,最后才叫石羊村。听老一辈人说,以前这里曾发过洪水、闹过瘟疫,村民们觉得把村名改了就能避开灾祸,于是就把习阳改成了石羊。别看俺村儿现在面积不大,原来可气派呢!现在村里还有原来的城墙,夯土堆成的,可高啦!”村民何富安兴奋地说。

后石羊行政村有一个面积不小的水坑,想要到达城墙遗址必须离开水泥路沿坑而行。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坑边的积雪还没有融化,最深的积雪没过记者的小腿肚。踏雪前行百十米后,高约 3 米的城墙遗址出现在记者眼前,城墙上长满了枯草和小树,在冬日的寒风中瑟瑟摇摆。这里虽然已是断壁残垣,但仍能看出它曾经的宏伟。王涛说:“据老一辈人讲,原来的习阳城大得很,十分繁华,不仅有城墙,还有炮楼,就像一个小国家。”

**一片多朝古墓**

后石羊行政村传说是盘古羽化升天的地方,其邻近的东斧柯村、西斧柯村在传说中则是盘古升天时安放开天



斧的地方。因为开天斧巨大,斧子安放的时候斧头朝东、斧柄朝西,占据了原习阳城附近的大片土地,所以民间就有了“东斧头、西斧柯”的说法。“斧柯斧柯,既有斧头又有把儿。俺这儿古时候叫斧柯寨,寨中人丁兴旺,非常热闹。”82 岁的张显同站在东斧柯村东侧空地,津津有味地给记者讲斧柯寨的传说。

东斧柯村村民用陈灵公佐证该村的历史悠久。陈灵公是东周时期陈国的国君,死后葬于此。村民的话在《西华县志》上得到了印证:“陈灵公墓,高大封土堆,南北长 200 米,东西宽 150 米,高 8 米。墓北约 100 米,有东西相对两个小土堆。相传,楚灭陈后,杀孔宁、仪行父,亦葬于此。”“我小时候经常在陈灵公墓附近玩,天气晴好时,站在墓顶可以看到商水县郝岗乡的圣寿寺塔塔顶。”张显同说。

张显同的弟弟,今年 73 岁的张显领插话道:“我们有位老祖宗叫张三政,明

的事就是修建这座大殿。”张立凡说。

接下来,张立凡把对盘古女娲的敬仰化作了实际行动。为了建成大殿,她修整深坑,没钱雇工人,她就自己蹲在坑里创树根,刨一个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后来有了义工帮忙,她就给义工提供简单的饭菜。每天从县城去山子头的路上,她看到野菜就挖,做饭时,把面条掰碎煮熟后加上野菜就是一顿饭,大家把这种饭称为“糊涂面条”。这种面条一天可以吃 3 顿,早上多做一些,中午、晚上加点水和野菜再加热。这种饭,她和义工们整整吃了 6 年。修建大殿需要大笔资金,她把家里积蓄都拿了出来,就连给女儿买衣服的钱都被她挪用了一部分。缺砖,她就到处捡砖头带到工地上。为了节省开支,修建大殿的施工队用的是山子头本村的。当村里的施工队没活儿干、闲下来的时候,张立凡才把他们请过来施工,因为只有这样,施工队才让她拖欠施工费。殿内的彩绘是她在洛阳上大学的女儿帮她联系的在校大学生做的,因为熟手画彩绘每平方米工钱需要 300 元,而在校大学生的工钱每平方米只需要 120 元。刚开始跟着张立凡女儿来到殿里的大学生有 7 人,一天之后仅剩 3 人,最后只留下 1 人。就这 1 人的工钱,张立凡也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结清。人手不够,张立凡成了“多面手”。画彩绘时,她爬上手架去画白云;修台阶时,她是掂泥瓦兜的小工;做木工活时,她默默捡起边角料以备后用;安放女娲娘娘塑像时,她和 40 多名义工一起把几吨重的神像通过钢管做成的滑道送上神坛……这些平常人听起来都觉得苦的事情,张立凡做起来却甘之如饴。

跟着张立凡的脚步,我们沿着 31 米长的台阶前往娲皇圣宫大殿。随着高度的攀升,整个山子头村尽收眼底。大殿的四周修起了高高的城墙垛子,东南西北四方的墙垛子上盘踞着 4 条栩栩如生的巨龙,每条龙与前一条首尾相接,从远处观望,这 4 条巨龙环抱守卫着整座大殿。大殿上方双层屋檐飞檐翘角,太阳光直射在明亮的琉璃瓦上,使得整座大殿金光熠熠。进入大殿,可以看到整座大殿由 60 多根柱子支撑,一座女娲神像端坐在大殿中央,慈眉善目,姿态优雅。“这座大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但是我无怨无悔,而且余生我都会守在这里。”张立凡坚定地说。

**张国喜:周口人不识“周口事”**  
虽然不逢初一、十五,昆山女娲宫的香火依旧旺盛。上午 10 时许,水泥砌成的道路两旁停满了车辆,香客们手提香烛元宝前来祭拜盘古女娲,不时还会响起鞭炮声。昆山女娲宫后面坐落着老母殿,老母殿内供奉着托天老母——女娲娘娘。看殿人是今年已经 69 岁的张国喜。他是周口市电力系统的退休工人,因为被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的创世文化深深吸引,2003 年来到山子头村后,张国喜就再没离开过。他和老伴修建了一座老母殿和两座配殿,如今他们就生活在大殿旁边的小院里。“当时儿子觉得我疯了,放着好好的城里日子不过,跑到这儿受罪。”说起往事,张国喜神情淡然。

2003 年阴历九月十九,张国喜自发修建的老母殿奠基,从开始修建到大殿建成仅用了一年时间。“这座大殿基本上是我自己投资修建的。为了修建这座大殿,我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把位于周口市区的两套房子卖了,最穷的时候,我连根烟都买不起。大殿建成后,我常年住在这里,周口大街小巷的名字都快忘光了。但是,我不后悔,我觉得我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山子头人了,住在这里离女娲娘娘近一点,我心安。”

从老母殿出来向南走,在补天圣母大殿前站定,殿内供奉着盘古祖神和女娲娘娘,大殿门口一棵老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生长在离地高约 3 米的土堆上,一半以上的树根裸露在外。看到我们好奇的目光,一位蹲在路边的香客主动为我们释疑。他说,这棵树所在的地方以前是山子头村地势最佳处,后来因洪水冲刷以及村民取土导致地势更低,树根就突出地面了。从交谈中得知,这位香客来自安徽亳州,这已经是他连续祭拜的第 20 个年头了,他对山子头村历史的了解更甚于普通的西华人。他们信奉盘古女娲,就算来了什么都不做,只是在这附近转转或是住在村里几天都觉得内心安宁。”他笑着说。

对盘古女娲长久以来的虔诚信仰,造就了赵俊明、张立帆、张国喜等这些为了信仰而付出实际行动的筑梦人。他们不仅构筑自己的信仰宫殿,也在为他人筑梦,为更多和他们一样对盘古女娲有着虔诚信仰的人筑建心灵的家园。①2

村太常见了,谁家院墙里都有几块,以前村里还有几家整个院墙都是用通砖砌成的。在村里,你走路的时候用脚踢一踢,说不定就能踢出一块汉砖来。”张显同笑着说道。

**一座上古山包**  
对盘古女娲有着虔诚信仰的习阳城一带还有个远近闻名的泥土店。泥土店现在是西华县叶埠口乡的一个村,距后石羊行政村只有几公里的距离。这里南依沙河、北靠颍河,有土有水,相传是女娲抟土造人的地方。

这里是市、县文物保护单位,经考证是距今约 7000 年到 8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并出土有此年代的文物。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都能讲上一段或几段关于盘古女娲的神话传说。“女娲娘娘并不只在一处造人,她走到哪儿就会在哪儿留下人。有一天,她来到俺这里,发现这里的土好,造出来的人会更好看,就留下了。一个一个泥人捏下来,女娲娘娘感到很累,于是便折了几根柳条,沾了泥巴甩起来,落在地上大的‘泥土蛋儿’,小的‘泥土点’都化作了人,落在河里就变成了青蛙和鱼。娘娘吹了口气,人类和青蛙、鱼就都活了下来。”77 岁的吴清芝如是说。

除了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泥土店还流传着“女娲斩鳌立四极”和“娃娃沟”“月牙湖”的传说。村庄向西不远的麦田里就有一座占地不小的山包叫“鳌山”,比周边土地高出近 3 米。据村民张荣土介绍,1988 年,西华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曾到这里测量过,当时“鳌山”高达 9 米,后因附近窑厂取土,才导致其日渐矮小。“鳌山”旁边有一条狭长的坑沟,这就是村民口中的“娃娃沟”。“听老一辈人说,被女娲斩足的鳌化作山后,中间裂了一道南北走向的大沟,女娲在沟边用土和着附近‘月牙湖’的水造人,这里就被称为‘娃娃沟’。”张荣土说。

“俺村的人世代敬奉盘古女娲,我今年已经 77 岁了,患有癌症,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希望能在最后的时间里把泥土店的历史和盘古女娲文化讲给更多的人听,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完成这个心愿。”采访结束时,吴清芝老人拉着记者的手,说了这番发自肺腑的话,让记者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①3